讀中庸叢說

讀中庸叢說二卷提要

元許謙撰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朱彝尊經義攷据一齋書目收入總經類注云未見通志堂經解亦未及編刻蓋世已久不見其書矣今四庫全書所收祇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而已中庸本二卷已佚其半論語則已全佚今除論語叢說三卷已從元板影錄進呈外復從吳中藏書家得元板中庸叢說足本二卷又影錄副本以補前收之所未備而許氏之書遂成完璧案黃溍為

謙作墓誌載此書卷數二十與本傳相符今所錄者俱遵元板論語三卷中庸二卷合之大學一卷孟子二卷得八卷皆首尾完整明祕閣書目所載四書叢說亦止四冊殆與今本相同蓋未可據墓誌本傳而疑其尚有闕佚也

讀中庸叢說上

東陽許謙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是

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

心可喜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旨皆同而傳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處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善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於欲下當與公字對卻用正

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
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己切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
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
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紬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
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
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緼奥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
盡言緼奥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
百家各立門户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
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

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儻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得辨之乎

蒙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却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爲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謂緼奧諸説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庸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

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竪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横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横說常竪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畧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須倚於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始言一理者首率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敎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敎在其中盖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爲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爲敎使各知治己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旣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爲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敎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脩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脩處亦和物都脩了物雖不可敎是敎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

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遂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殀於表反夭烏老反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物得之以生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賛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慎獨對說此言脩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即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慎獨兩字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

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脉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愼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愼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只是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愼獨兩項界限蓋愼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愼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眞會得活若著箇物字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惑爲病矣

或問戒愼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

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遺彼以靜定爲

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為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既言戒懼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

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育位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敎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愼恐懼愼致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敎之使率其性期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

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盖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脩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却是專說理以釋性字盖若不兼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闔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遽長暑必不能遽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

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為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為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説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已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為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説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為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體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此轉一轉看

兩箇一體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錄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乎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　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

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其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二章為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

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清者則爲知知者唯務於知旣不以行爲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唯篤於行旣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這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旣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於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足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蒭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蒭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已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
所以爲智之大也歟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穽
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
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裏遇此
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
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
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
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
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
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皙之

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

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斂舒散便和柔收斂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

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略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强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强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旣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脩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汩尒爲所汩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强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厄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强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𧸐(體)微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資質既寬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

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

以接物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善斡旋説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

舊是説仁重

十一章

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

以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

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

不違乎中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

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

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

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

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二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

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瘁阨窮而裕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强而强二是當强而不强三是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味反者則姓也章句此音當改

君子之道費
- 夫婦知能
- 鳶飛魚躍

君子之道
- 造端夫婦
- 察乎天地

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體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盖此章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於人上見道之費鳶飛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微者明道之至近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遠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為始兩字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為功不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為道無不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槩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囿于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功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是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蓋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於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慎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於諸章雜言其大者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誠也

章句近自遠而四字中間包盡事物之無窮此是解及其至三字
是就始終兩端說
體之微指理性言舉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二體字不同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傳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學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
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孔子世家亦
載其事老聃為周柱下史明習典禮故往問之
春秋左氏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
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
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
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為五工
正九扈為九農正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意思孔子不得位是

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眞見得天地萬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之意方可

十二章

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

睨耶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伐柯者取則不遠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已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由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謂已不願亦勿施於人上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已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自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蓋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已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矣此節專言自脩以下句為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庸言兩句關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行與謹字對德每不足故

當勉於行言每有餘故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過常道爾但行之難故每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易故每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是也

第一節言脩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脩己治人之方第四節即是恕蓋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裏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却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裏面推出也

章句衆人望人此衆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請救于齊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章下謂邱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貫字非是孔子眞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游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當篤信而已失諸正鵠亦行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是反說纔願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卻自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蓋居富貴自有富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高

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厭不懾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呂氏游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二十年祀先人豚肩不揜豆澣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也正己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已無怨既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如此小人行險以徼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十五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多褻狎不則又大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似古人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比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

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樂可知矣

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齊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於

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示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之示皆陰類也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擬塞滿都是鬼神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這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大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敬乎

微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可揜覆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地間二氣往來大體言之是横説鬼神造化之迹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竪説鬼神所以造化萬物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往來始可見爾故曰造化之迹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用於生成處見此是合説鬼神造化乃天地陰陽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迹此是開説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陰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造化之迹是兩頭説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如此敗其蹤迹皆有實是見如此之見賢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者良能二字精妙

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鬼神

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陰如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如有二

物相磨盪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共是一箇氣來則全來便是

陽去則全去便是陰鬼神於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這氣在

人體認故曰實一物而已

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後

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小祀亦皆鬼神却是從

全體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陰與陽合爲物之始陰與陽散

爲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爲陽爲神氣反而歸爲陰爲鬼是就

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

陰陽鬼神無往不在只要人看得活

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爲物之始及其久也

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即死爲物之終是就一物

上說陰陽

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陰與蔭同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烝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象祭義所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也德為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心豈非孝之大者為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至矣宗廟饗之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富尊榮歷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 舜封子均於商蓋禹改封於虞後有虞思是也 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

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如此榮盛綿遠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彫零之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絕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

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祐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三節意只是箇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羑里之囚君可憂矣雖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却是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務不窋即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復還豳大王又為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迹而身遭憂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方受命為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蓋文王上承已大之國已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商家天命未絕之時已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彼言德為聖人微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顯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蓋周自大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國土已大
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為天下君周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
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為老恐未安蓋武王之
齡古書不一

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
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牧野之室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
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
公也斷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禮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組紺以上通鑑前編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
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 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迁
於豳路史謂稷生棄璽棄璽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
漢劉敬傳亦謂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
僕差弗偽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 組紺號

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葢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圉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大王之父据疏文而言也

輯畧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蓋武王有天下然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然章內皆是言禮蓋主於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爵序事酬燕之禮又推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中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孝孰能若此此皆貴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王累世典禮

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爾此皆舉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貫推至於吉禮之全其貫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貫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故曰達孝饒雙峯意亦如此

脩廟只是拚埽整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整漏拂塵洒埽之類古注脩埽糞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合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群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

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旣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旣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耻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旣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旣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中者今不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姪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

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尸已出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禰而已蓋位早者流澤不能遠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

廟祭祖禰

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抑於禰廟并祭

祖

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曰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甕山先生亦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書注疏赤刀寶刀赤刀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宏璧大璧琬琰琬圭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為東夷之美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允古國名無衣無考之衣大貝如車渠車渠車罔也謂貝之大如車之罔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疏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行

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膳音渠乾雉鱐音搜乾魚鱐與生同魚也
羽鴈也膏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
犢麛物成而充腯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
四時之氣尤盛為人物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
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今
按四時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
綱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
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注疏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雖是包下三語
然如詩獻羔祭韭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
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
稻皆先薦寢廟此類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
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
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內宗也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

是也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几司尊彝詔酌辨用鬯人供鬯鬱人掌祼內宰贊祼獻司徒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饔割亨司樂以其屬作樂膳夫徹俎司士賜爵之類凡執事于廟中者皆是肆託歷反亨普庚反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仿佛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論語專爲禘發其說精中庸汎言祭祀其說詳恐非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說卷上

讀中庸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爲一節達道達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學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脩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皆是就源頭指出示人與他處解仁字

不同宜子細看

有仁便有義如陰陽對待親親自父母至于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情而節文之而已

君子以下四不可以不意頗不同君子不可以不脩身君子通上下言之君子須用脩身此不可以不字乃平正説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事親是脩身大節人而不盡孝何脩身之有於衆目舉其要也此不可以不字專指一事而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言事親又當知人此不可以不字是兼言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欲知人須當知天此不可以不字亦正説

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説蓋中庸是脩德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子曰二字非衍文上知仁勇兩節子思之自言此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與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竊

竊取之矣文法同

知斯二者章句以爲三近此處似指三達德不必獨指三近

第三節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

備況朝廷手語錄謂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

如織絍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則財字不獨如材

字意亦兼貨財而言之章句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却是言

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蓋下民皆視上之所爲而化舜命垂共工

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

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稟

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无不足

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禮不動揔一身而言視聽

言之類皆在其中

聽纔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

與賢者自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

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

隨所宜用之却在上下文賢與大臣士條內

語錄勸親親也以多一親字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

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

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第四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在乎誠故此節專提斷不可不誠之意誠則出言制行應事行道無所不可下文惟至於誠身而止然誠身又在先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脩也

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着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顛蹶然事素有誠則臨事平行將去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則所行皆無疚病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

語錄道前定不窮一句連上三句都包在裏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都處置得

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至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
教無所不該不可執一論

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

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
明言之誠者天之道言天自然真實而無妄誠之者人之道言
人當體天道以至於誠聖人與天同誠故不思不勉而中道學
者未能故必擇善固執以至乎誠

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二者字若問辭與二也字相應誠者不勉
而中誠之者擇善固執二者字指人而言是說盡誠之人與未
至乎誠之人

誠固是眞實無妄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心而言者誠者天之道
此指理而言誠之者此指心而言下誠者字雖以聖人之心而
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

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質方是能誠者

博學五句須作十字看先看下字後看上字不知者當學學須當

慱學而有疑當問問須是審雖問而知之是自外人又須心思以得之思則必慎思旣得則辨析剖判使之明而無纖毫滯礙𠘧然後行之行須是篤學問是資之於人思辨是求之於巳盖學須要自得故錐有學問兩節工夫又恐入耳不能注心未爲自得也子思示人誠之之方至矣

慱學五事言人爲學工夫條目節次可謂詳矣然當細看慱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聖賢每教人慱學夫子謂慱學於文顔子謂慱我以文孟子謂慱學而詳說之盖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旣聞於師又質諸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況學者未必有樊遲之資而答者亦非孔卜之徒歟旣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旣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

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擧緑而上
不勉而中安行仁也不思而得生知知也從容中道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此知之知仁勇也誠者也學問思辨擇善也學而知者也行固執也利而行者也博審愼明篤勇也此仁之知仁勇也學問思辨之未至而弗措困而知者亦擇善之事也行之弗篤而弗措勉強而行者亦固執之事也弗措而必致百倍之功者勇也此勇之知仁勇也二者皆誠之者也
中庸之書廣大高深到此章方說出下手處大要三達德乃入道之門而誠爲之本學問五者乃誠之之目其所以誠之惟欲盡
五達道
春秋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儀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即字也蓋古者削竹爲簡長二尺短者半之故字少者書於簡稍多則書於木板又多則以韋連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章句但訓策爲簡者從古注也
章句有是君有是臣合今古說君是文武則臣是太公周召之倫

方策所載之政乃其所行者若後世有能如是之君臣則文武
之遺政固可舉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脩身至於仁則有君矣君既仁則下興起
爲仁一也仁則心無私察人之明二也上既有道賢者樂從三
也以是三者故有臣

章句爲政在人是在下者當脩身取人以身是在上者當脩身故
君子是兼上下言之脩身以道而脩道以仁仁以親親爲大故
必先於事親欲盡親親必由尊賢謂非敬賢必不能盡知事親
之道故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說
著禮上又兼親親尊賢二者通徹上兩句說

章句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此意是尊賢則
能知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先語錄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
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此
意是不知人則不能盡親親之道是知人在後當圓活看

親義別序信是五倫之則即仁義智禮信言有便是本原自有這
道理下三此字正指此則而言

德非其德上德字即上文所同得之理受之於天者下德字是成之於已者德非其德謂雖得於天非我所有

章句謂以分言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所以知之成功爲勇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今以三節總言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困知勉行知恥勇也竪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知中之知仁勇次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

以分言

生知—學知—困知 → 知

安行—利行—勉行 → 仁

困知、勉行 → 知之成功 → 勇

以等言

生知、安行 → 知

學知、利行 → 仁

困知、勉行 → 勇

三節總言

知行條下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語則曰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卻一也兩句

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惰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知

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却只是知行二者
皆不勇正與自強至一者相反

非知非仁非勇下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
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二近字說

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
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

呂氏解體字子字與朱子不同又是一意當以朱子之說為正文
義相協呂氏作實字說

不疑於理不迷於事皆就君身言尊賢則疑事皆資於先知先覺
而無可疑者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即隨大臣所
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通功易事孟子注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
勞相通不專為已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
彼是農通於末不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

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
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

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
異類莫不畏服矣
語錄餼牲餼也稟即廩給周禮稍食注祿廩也疏謂稍稍給飲之
去聲稍稍上聲
夏官槀人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槀古老反註箭
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槀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
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註疏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
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
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
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
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
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其賓客主郊
與主國使者交接即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羈縶在此

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歛野之賦歛薪芻凡疏材木材凡

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覊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

至王畿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疏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

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覊旅過客之等又懷方

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甸即乘字

燕謂燕享賜謂頒賜　九經之實謂是九經之骨子

跆訓躓躓陟利反行有㫖戾失足也左傳杜回躓而顛是也

上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一皆指誠此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

謂先立乎誠也

反諸身不誠章句謂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此統存心應事

凡百而言也若只就事親一節言之其行孝之心有一毫不著

實雖有事親之文却只勉强假爲也盡得此兩意方是誠身方

能悅乎親

誠只是實恐實字意未備故曰真實無妄真則無僞實則不虛是

正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妄只是不真實其訓詁語意與主一

無適意一般

天理本然人事當然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

擇善明善章句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程子言五者廢其一非學謂五者都不可抹摋過有質高恃才而不屑於循序者有質下而不能精詳者程子此語提得極有功

大學章句以氣稟物欲對言此却止言變化氣質蓋氣質稟於有生之初物欲染於有知之後氣質美者染欲輕質不美者染欲重二者亦非判然二物氣質能變則物欲亦消此只就重處論

莊子則陽篇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畧不盡其分

十六章下曰兼費隱包大小此章下曰包費隱兼小大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容之謂蓋十二章之後至十九章各舉費之小大而隱在其中十六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者言之然所謂弗見弗聞是其隱者體物不遺則亦費矣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而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二十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

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前所指舉目亦費矣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所謂聖人之天道學者之人道又豈駕虛言理而遺事邪故曰包費隱是於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其大後言其小故曰大小二十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

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愼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者也顔子誠之者也强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之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

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也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二十一章

四誠字一三四皆同唯第二字似有異章句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誠明是所性而有下句却言賢人之學則是實其善乃誠之之事故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意又於可以至於字上見

四明字不同自誠明言聖人有眞實無妄之德而照燭萬理自然而明者自明誠言學者由明理而至於誠用力而後明也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二則字亦

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
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者字以理言
章句德無不實之德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二十二章

此章重明自誠而明之意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能盡其性
所以能盡人物之性者亦是元具在已性內了
至誠者自然明無不照既盡已之性即能盡人物之性矣然三盡
性字疊言之又似有次第或問所謂親踈近遠淺深先後不容
無別但聖人與學者工夫不同爾
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屢說一語如言真實無妄
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
是說其字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用此察由
字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事
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事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

二十三章

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三誠字不同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曲能有誠一語承上接下致曲是推至於極知行兼舉此句承上則致曲而造其極一曲之中能有其誠接下則每曲若能有誠則有下文之驗

章句善端發見之偏不論事大小但是心之自動或因事之來善意萌時便從此推之至乎其極

善端發見非獨謂必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然後就此致之如欲行此事便當就此事上致事親必欲孝事長必欲弟足容必欲重手容必欲恭皆是盖此致曲兼知行言之也

二十四章

二十二章言至誠可以參贊天地極言聖人之功用二十四章又舉與鬼神合德者言之前章止就應事處言此章又於事未形

之先知之蓋天地間唯一理爾明乎理則前無古後無今亘宇宙固可一以貫之此是提出聖人用處一端以明至誠之道無不至

此言聖人盡已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說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神怪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爲中庸

禎祥說文徐鍇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字當作祅孽古字借用說文衣服歌謡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草木謂之妖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禍恐不是直說上既言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重疊蓋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結者其理非至誠莫能

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
與上句不相礙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後八年當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歸子貢未爲至誠然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以證前知爾則至誠之前知可見矣

心私則目僞

二十五章

此章第一誠字兼理與心言第二誠字專言理三四五誠字皆言心

誠者自成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蓋經此句兼人物而言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下誠者物之終始正應此句然人欲成已必其心眞實無妄乃能爾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又曰

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兼事而言故人應物才不誠便如無此物不字則就人言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覆言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覆言道者自道也然不誠無物一句又是承上句接下句意

誠者所以成物又言誠之用其廣如此

語録克己復禮為仁成己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成物也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己自成就也兩自字不同

成物知也對成己仁也說二者是合外内之道外指成物内指成己既合外内如此所以應事以時措之無不得其宜時措亦成己成物之事也上兩句是平說成德德既成則時措得宜所以下箇故字

此言成德故仁在上孟子說入德故知在上

性之德合外内之道此總仁智而言時措之宜謂既得於己則施之於事無不當也須看故字

時措之宜即時中時措隨時而措之宜乃中也

二十六章

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繼二十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配天地所以起頭著箇故字是繼二十二二十四兩章言至誠也此下二十七章連三章言人道三十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此章言聖人久於其道昭著於外而人可見者如此至誠積於中者久則徵驗於外者自然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蓋所積者廣博則其勢自然高大所積者深厚則其精自然光明此兩句是呂氏之意朱子以為甚善

聖人之道博厚高明而已金聲玉振所過者化宮牆數仞博厚之類也精義入神所存者神天不可階高明之類也字養其民聖人載物之類也教化其下聖人覆物之類也垂範作則利及萬世皆悠久成物之事也

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
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
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禀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自無爲而成以上是形容聖人之德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
是形容天地之大觀天地山海皆積而後大是以見聖人之德
亦積而後盛引詩則以天比聖人之德天與聖人只是箇不已
應前至誠無息
天地山川非積累而大聖人生知安行其德亦非積累而盛故章
句謂讀者不以辭害意是謂聖人之德悠久而自昭著非謂始
微而後著也是專就聖德功效處言之是固然矣然帝堯自明
俊德以至于民變時雍豈無次第之序孔子自謂志于學至於
從欲不踰矩豈無造詣之漸由是觀之則子思四及其之言亦
甚精密豈無意也
章句悠久兼內外而言蓋久即不息則久之久悠即悠遠之悠久
是內悠是外故曰兼內外朱子謂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
而常在又曰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

裏説鎮常如此之意

二十七章

君子之道費隱言天地之道道之體也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言聖人之功業道之用也發育萬物非是比前正言聖人裁成輔相神聖功化無大不舉禮儀威儀是品節裁制文理密察無細不周皆是聖人之至德而行至道處必如此然後盡聖人之用學者知此標的自不容不學而學之方則在下五者此章當作兩節分聖人學者看

自首章至至道不凝焉言聖人之道大無不周細無不入必有聖人之至德然後道成自尊德性以下言君子學以至聖人之道五句工夫極細密二十章內博學審問五句只説得此道問學三字

尊德性道問學總下四句而言五句文勢皆相類非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既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既尊德性之後有所不知不能則問而知之學而能之既知既能即須行之所謂道邪問學也心極廣大而裏面析理又須精微心極高明而所行者

却只是中庸温故又須知新敦篤其所學又須是崇謹其節文

精是一條正直之路微是細微曲折處敦厚是本自厚又從而敦

之

語錄敦厚以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

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

利避害行事合直自然無害然到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

字而已

聖人之道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尊德性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問學

尊德性

致　極　温　敦

廣　高　故　學

大　明

存心之屬

道問學

盡精微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致知之屬

章句上一節皆存心之屬體認自可見但下一節皆知之屬却有兩道字與崇禮皆是行意蓋窮問學之功而欲道之極中庸之理而欲道之究禮儀威儀之則而欲崇之固致知之事與盡精微知新皆一類也然知之明然後能篤行又不徒知也則所謂盡精微知新皆所以為行之之地則與道之崇之又豈非一類邪故章句主於致知而言知至則行在其中其義精矣

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夫道盡道知崇五字致知工夫致知者固是格物以致其知即見於行事若存心不獨只是存此心在此自有工夫在與戒慎恐懼意不同章句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恭主貌敬主心是內外皆要奉持不失下面致之極之溫之敦之意尤分曉

燖音尋大熱物也論語䟽溫故如溫燖故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人意才有一毫之私則心量便窄狹而不廣大才有一毫爲物欲所累則心便卑汙而不高明此兩句字面改換不得

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二十八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是愚而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是賤而自專居周世欲用夏殷之禮是今世反古之道

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三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烖曰裁及其身

車同軌應制度書同文應考文行同倫應議禮車同軌是說制度中舉一事言之

車輪行於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依此制則車亦杌隉不可行有司得以討其罪

夏禮曰説殷禮曰學蓋孔子殷人也杞不足徵是杞全微文獻皆不足以徵所言曰有宋存焉則宋猶能用殷禮未盡壞但非當時所用耳中庸所記聖言過於論語之精

章句書名者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語録倫是次序之體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

二十九章

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

上文四句下面兩句却只説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皆一揆聖人即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行已見於事有成法而可效故曰法言未見於事而其言可爲準

則而行之故曰則遠之不得見聖人者也近之親炙聖人者也皆指上文君子而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遠之則有望也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近之則不厭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彼其國也謂二國之君在彼國無惡之者在此王國無厭之者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其聲譽也中庸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三十章

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祖述憲章同於聖人即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同於天地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文武制作與堯舜固有不同夫子

遠宗近守則中間自有合符節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法天時或因水土無非中庸皆時措之宜也

此章三節語録第一節言聖人工夫第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第三節言天地之大

第二節兩辟如只是重疊比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日月比其緯上說平鋪處是橫說下說接續處是竪說天地覆載之間萬物竝育且如水與火金與木是相制者而各自有成萬類推之自可見四氣流行生長成收各有其序而當生長之時物有死者當成收之時物有生者日月代明東升西没各有序而不亂第三節竝行不相悖總言四時日月竝育竝行兩句應上兩辟如字此言孔子德之全體不必就孔子已行之迹傳於今日者一一要相合但以此推古之得位聖人行事可見

小德大德固言天地用以言聖人則敦化指心川流指事

中庸分為四大章前三章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章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大舜為首顏路則皆孔子之門人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

章言費隱之大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章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前既言文王而又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之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耳孟子每叙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子貢有若皆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豈一人之私言哉

三十一章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寛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寛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强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禮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

聰明雖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凡書之言聰明皆如此

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五也字上一也總下四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資而德之備說其中分而枚舉之則仁義禮知四者各有條理故章句於下言五者之德

語錄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沈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時出當用仁則仁出當用義則義出

三十二章

饒雙峰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下文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命謂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惟知化育所以能立大本大本旣立故能經綸大經也前言聖之至極此言誠之至極蓋聖者誠之用誠者聖之本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如之

而已

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愛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

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

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此聖人也

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互相發也

三十三章

前言聖人至上章極矣此章又總一篇之要自下學立心之始推
至於德化之極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內說向外至於極此
章是自外說向內至於極

衣錦尚絅一節

絅褧同字書蘔也三字音同蘔枲屬績以為布蓋用此布為禪衣
禪从衣从單音丹錦有文之衣也古者內服袍然後服裘又加
衣謂之裼禪者即裼衣也為錦衣有文太著故用疏布以裼之
不欲揚其文也

今詩衣錦褧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尚絅或是逸詩或是子思檃
括緊要在尚字所以下即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闇然即尚絅
意闇然言君子脩德只是鞭辟近裏做工夫略無淺露表襮之
意雖然却要日章日章是日日漸漸章著若以為不顯露不求
人知只是向內却無積累之實終只昏暗安能有成

闇隱晦兒的明也光的然小明昭灼之貌

淡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愕之事不厭者為道不可離也

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秩然有序節奏詳審故有文

温是温厚温厚似混侖不分曉而條理斬然

語録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温厚似不分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有下文三知之致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説就裏來

可與入德如可與與共學之可與

章句絅之襲於外凡加於衣裘之上者謂之裼加裼上者謂之襲襲則禮服也絅則當爲裼此言襲只是謂重襲在衣裘之上者非裼襲之襲

有爲己之心指兩君子之道知此三者指近自顯

潛雖伏矣一節

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潜伏皆藏義孔甚也昭明也

人之所不見謂君子能致謹於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之地

相在爾室一節

人居屋漏之中自視其身尚不分明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也此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慎獨而後言戒懼獨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學者慎獨久而熟方能戒懼於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卒備並舉然難易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也

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己亦自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屋漏之下庶幾能自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聞致戒慎之意

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誠心進於神明而其感格不待言說誠之至也則下民亦不待言說而自化矣然鬼神幽也人道明也本為兩途今我之誠

既能感幽而況與我同明者乎

不顯惟德一節

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

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予懷明德一節

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章末三引詩皆是言聖人德之不顯最後所引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

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此章雖自下學立心入德說來以至於極分作六節然第一節只是說用心向內第二節乃言慎獨第三節言戒懼惟此兩項工夫而已下三節五引詩皆是言效

中庸始終合一之圖

天命　率性　脩道
性　道　教
中　和
戒懼　尊德性
慎獨　道問學
達德
德　達道　貫
敦化　川流
至誠　至德
位　育
篤恭天下平